



# 抗战老兵

口述历史

刘玉·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 玉 / 著

# 抗戰老兵

口述历史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老兵口述历史 / 刘玉著. —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495-7013-3

I . ①抗… II . ①刘… III . ①抗日战争史—史  
料—中国 IV .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370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945 mm × 1 150 mm 1/16

印张：16.5 字数：200 千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寻找老兵（代序）

◎ 沈伟东

翻开这本书，随着作家刘玉的寻访之路，我们在偏僻的乡野与20多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相遇；通过刘玉的眼睛和镜头，我们看到，一位位老兵从时光隧道中走来，从年轻的士兵走到白发苍苍的暮年。

人物是历史的主体。中国史著，向来缺少民间史，尤其缺少以历史为背景的底层百姓生活史。本书通过对一位位抗战亲历者的访谈，真实记录了民间抗战史，拯救了历史文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样的历史文献不是简单的概念化表述，而是通过大量真实细节的记录还原了血脉生动的历史原生态。作者作为寻访者，利用了多媒体记录和传播手段：照相、录音、录像，并利用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传播方式，让更多的读者随着他深入乡野，凝望逐渐隐没在生命尽头的老兵，探寻渐行渐远的历史背影；同时，这些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刊登，引发了更多的读者对抗战老兵的关注，越来越多的阅读者因而加入到关心帮助老兵的志愿者行列。而图书出版，将以更为传统的传播方式永久记录并传承抗战老兵为民族生存以命抗争的精神。这是中国最可宝贵的血性。

在本书中，刘玉的文字以实录为基本原则。口述记录中的老兵历尽坎坷，回望前尘往事，语气看似平淡，而慷慨、激愤、忧



伤、悲凉的各种情感如同静水下波涛汹涌的暗流，读来使人感受到国民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老兵口述细节记录了抗战时期国民生活状态及国民精神、情感，还原了历史“现场”。阅读本书，老兵原生态的讲述娓娓道来，把我们带到那个时代场景，让读者有亲历的“现场感”。这种“现场感”迥异于抗日影视片中过于乐观的艺术化渲染，本真地反映了个体在国难当头的经历和体验，也通过个体的经历和体验，多角度观照出隐没在正史背后的更多的细节和真相。老兵口述细节还记录了抗战时期的国家制度以及国家战时制度下的社会秩序。这些细节是对国家历史宏伟叙事的补充。

老兵口述细节记录了抗战时期兵役制度和军队战斗情况，是重要的抗战军事史料。这些史料的最大特点是亲历者口述，保持了史料原貌。蒋义清老人的讲述记录了1938年国民政府在广西乡村实行的从“三丁抽一”到“三丁抽两、五丁抽三”的招兵政策：当时的中国乡村，招兵时，兄弟之中以抓阄决定谁去当兵。少数刚从田地里洗脚出来的农村青年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做了逃兵，军法无情，捉到后就地枪毙。老兵中也有如韦重光这样的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青年学生，也有如黎德这样的桂林市城市贫民。上前线参加抗战的老兵当时年纪最小的才十五六岁。读者还可以从老兵的口述中了解到军队的装备。如：“当时用的是德国枪，钢帽、防毒面具都是白崇禧从德国买回来的。帽子上的帽花图案就像是一个鸦片包包。”（蒋义清老人讲述）“俺用的是德国步枪，俺们全广西军队用的机枪、重机枪都是从德国买来的。”（蒋义清老人讲述）这些口述印证了广西军队战斗力强大的装备基础。而战士生活极其艰苦，补给跟不上，有时在前线吃生米，穿草鞋长途奔袭参加战斗。

老兵口述的细节记录真实地反映出作战情况。每一位老兵都辗转数千里，转战数省，历经艰辛。蒋义清老人被炸弹打中额头的剧痛似乎穿越了70年：“血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个痛哦！痛得俺喊死！”这彻骨的剧痛至今还让他深切地感觉到日本人的狰狞。老兵讲述的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短兵相接的战斗，让阅读者感受到以命搏杀的勇气，正如老人所说：“你不打他，他就打你的呢。”韦重光老人的口述记录了作为中下级军官带兵参加桂林保卫战，经过惨烈的战斗突出重围的经历，他带的一个连突围出来的只有十来个人。黎德老人述说了伏击战的惊心动魄，一颗步枪子弹从他的侧面射来，正好打中他的肚皮，在肚脐上面左右贯穿——70多年后，作者寻访他的时候，他才掀开军大衣让人看，这让他的女儿女婿大吃一惊，之前从来没有听老人说起过，“老人淡然地答道：‘这点伤算什么，我打仗的时候起码死了五六回呢。’”书中每一位老兵口述的作战细节，贯穿起来，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中下层军人的战斗情况。这样的战斗在华中、华北、华南、华东等各个战区展开，士兵依靠双脚辗转奔袭，以中国大半个版图为战场，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

李接福、蒋淮昌老人讲述的昆仑关战役，谭延煦老人讲述的收复腾冲之战，冯桥桥老人讲述的武汉会战，唐太利老人讲述的进攻松山战役，唐仁均老人讲述的随枣会战和大别山游击战，余国清、何文才、武彪、唐兴成老人讲述的赴缅赴印远征作战，黄海潮老人讲述的桂林保卫战，以建明老人讲述的龙虎关战斗，许良能老人讲述的战地救护，胡力有老人讲述的独山战役……这些口述的历史，从士兵或中下级军官的视角讲述战争的细节，为研究者补充了珍贵的史料，也为阅读者深入了解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



巨大灾难的战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老兵口述的细节记录了抗战时期让人反思的问题，诸如国民愚顽，军队腐败，内部摩擦，等等。例如，口述中谈到战时士兵生活极其艰苦，而管伙食的“火头军”生活却很好，“他狡猾得很，把买菜的钱省下来买烟抽。”（蒋义清老人口述）老百姓在卖给军队的麦子里掺沙子，让士兵无法下咽，等等，这些读来令人叹息。

作者在记录每一位老兵的口述历史之前，细致委婉地记叙了寻访的过程，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老兵的生存状态、体察老兵的细微心理变化。这样的记叙角度，让现实与历史的变换自然流畅，寻访老兵成为我们深入探索历史真实的过程，也成为打通历史与现实，反思个体人生命运、国家命运，观照国家、民族发展脉络的过程。作者寻访手记中，细节的精微描述让阅读者能够触摸到老兵的气息，透过厚重的时光迷雾真切地感受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兴亡的关系。

这是客观的抗战人物传记，从老兵的抗战历史记录了一个民族在危难之际的惨烈抗争；也是客观的中国百姓生活史，从老兵的人生磨难和现实生存状态，写出了近百年中国底层百姓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难能可贵的家国责任，这是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石。

桂林普陀山博望坪安葬着1944年11月桂林保卫战牺牲的三将军（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陆军一二一师师长阙维雍、陆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和八百牺牲于七星岩中的军人。这里，从前山和后山上的晨练市民、游客相遇在墓旁的仰止亭里。我遇到一位白发老人唱着自己写的歌词，抨击“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歌声激昂，表达他的愤慨之

情。老人含着泪高声唱“中国当自强”。旁边的市民不以为异，安静地听着，偶尔也听听收音机里的新闻，议论几句他们眼中错综复杂却又简单得像小孩子“过家家”的国际关系。我还遇到过讨论桂林保卫战的市民，谈到当时桂林民风的剽悍，桂林抗战守军与桂林城同存亡，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日军搏斗打巷战，桂林的民房成了巷战的碉堡，桂林的山也成了抗战的堡垒，桂林民团组成敢死队，勇士身上绑上手榴弹和炸药包去和日军拼杀。就在这小小的普陀山上，血流殷地；对面漓江，战死者遗体堵塞江流。

我参观过桂林档案馆举办的桂林老照片展览。老照片里，山影依然。照片述说了那场战争中中国百姓经历了什么，承受了什么。近两年，刘玉关注民国桂林历史的研究，竭尽所能，系统地采访桂林民间老兵。文章陆续被国内媒体刊登。图书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将会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抗战老兵，了解那个民族危亡的时代我们先辈的抗争。我在纪忠亭（为纪念抗战期间桂林保卫战中牺牲的将士而建）里阅读这些老兵的口述史初稿，似乎在窥探国家命运、桂林城市命运和这些桂林人的命运。纪忠亭里的石条凳被市民摩挲得油光水滑，市民在这里安闲地聊天，也有人拉拉胡琴，唱上几段。桂林上空有训练的战机飞过。

现实与历史如拂动山道边老树的两股风交汇着，树上的蝉蜕伏在枯枝上，新蝉簌簌爬上来。

清明节，大雨，我登上桂林普陀山博望坪。

登山的市民走到三将军和八百壮士墓前，纷纷自发鞠躬，向抗战英雄行礼。我看见墓前两位身着黑衣的妇人蹲坐着，点着香烛，抱在一起，她们瘦削的肩膀耸动着，在抽泣。

正如书里记载，英雄在世的战友，散落在偏僻的山野，他们大多已是耄耋之年，渐次凋零。我们缅怀战死沙场的英雄的同



时，作者客观的描写，字里行间道出了我们需要给予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过牺牲的在世的抗战老兵更多的尊重和关怀。

对这些老兵的尊重，其实是对民族对国家对中国人的自己的尊重。由于历史原因，抗战老兵大多流落在乡间，默默无闻，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有的老兵终身未娶，老无所依；有的老兵由于历史问题，身陷囹圄，妻离子散；有的老兵由于战争留下的伤残，70多年来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有的老兵在历次运动中受尽折磨，流落他乡……只给探访者留下孤独的背影。

老兵渴望得到尊重和认可。蒋义清老人对志愿者看望他时送的“抗日老兵”牌匾的牵挂，韦重光老人听说有记者采访时翘首以盼的心情，冯桥桥老人最想得到的是国家对他参与抗战的承认（“得到社会的承认，我就感到欣慰了，死也瞑目了。”），余国清老人对抗战纪念牌的珍惜……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翻开这本书，让读者走近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这些生命个体与我们的国家命运、民族命运息息相关。每一位老兵的生命经历，也记录着国家历史波澜起伏的命运密码。

让我们仔细阅读这本书，通过饱含民族血泪的老兵口述，从字里行间探寻国家救亡图存、民族自强复兴的密码。

# 目 录

- |     |     |             |
|-----|-----|-------------|
| 1   | 伍远值 | 做工兵的日子      |
| 9   | 蒋义清 | 俺脑壳被鬼子炸了个洞  |
| 23  | 韦重光 | 逃出重围        |
| 33  | 黎德  | 我是最背时的      |
| 41  | 李接福 | 不愿做副官的上士    |
| 51  | 王学训 | 打了三年仗才穿上军装  |
| 61  | 谭延煦 | 收复腾冲        |
| 73  | 冯桥桥 | 我是李宗仁的卫士    |
| 87  | 唐太利 | 搏命攻下松山      |
| 97  | 余国清 | 我的两次远征      |
| 107 | 黄海潮 | 七星岩的最后一个幸存者 |
| 119 | 唐仁均 |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



- 129 以建明 偷袭龙虎关
- 139 刘丰庭 我差点要了李宗仁的命
- 147 张裕华 战斗在驼峰运输线
- 155 许良能 15岁的战地女政工队员
- 165 胡力有 独山战役中挨了两枪
- 173 蒋昌淮 险些被鬼子毒死在昆仑关
- 183 何文才 当兵就要服从命令
- 191 武彪 我们打败了日军王牌师团
- 203 周松桥 徒手生擒俩鬼子
- 215 唐兴成 密支那的往事
- 225 黎克忠 从投笔从戎到悬壶济世
- 237 李光玉 机枪子弹救了我的命
- 247 后记

伍远值

做工兵的日子





## 【伍远值（伍永值）】

1915年农历正月二十四生于广西全州县文桥镇栗水村委庄屋村。1938年分配到工兵二团三营九连三排；1941年调防到来宾时回家；1944年第二次被征入全县（注：全县为桂林全州县在民国元年至1959年间的称谓，作者尊重口述者的表述习惯未做全书统一）县府自卫队二大队第四中队一分队，多次参加对日战斗，右脚膝盖在战斗中被日军步枪打伤，曾参加桂林城防保卫战，桂林失守后被日军俘虏，押回全县后逃脱；1945年国军收复全县后县大队解散，复员回家。1948年结婚后育有三男二女共五个儿女，现与86岁的老伴住在老屋。

这次全州之行，一鼓作气采访了六位抗战老兵，收获最大的是见到了桂林保卫战中著名的七星岩“八百壮士”的幸存者、黄埔军校第八期老兵黄海潮老先生。困难最大、感触最深的不是天寒地冻的恶劣天气，也不是马不停蹄连轴转地为老人送上寒冬的慰问，而是老人们那浓浓的基本听不懂的全州方言，还有些老人耳朵几近失聪，交流起来十分吃力。而这位住在文桥镇栗水村委的自卫队老兵伍远值，已是98岁高龄，他既说着一口浓重的方言，又几乎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

所幸，在我们这次的团队里有桂林关怀抗战老兵资深志愿者“络腮胡”同志，抗战的事儿，他比我熟悉，遇到老兵思维混沌、记忆模糊，而我又一脸茫然的时候，他可以适时地给出一些参考意见和相对专业的推断。还有临时被我们抓差的义务“土话翻译”兼向导“兰花草”（全州籍抗战老兵胡力有的孙女），没有她的帮助，和老人的对话那就真的是“吼了也白吼”。

2012年1月3日下午5时，我们从桂林过去的一干人等一路打听，转弯抹角



地找到伍远值老人的时候，老人正和 86 岁的老伴在屋内烤火。

老人的家，在村子的边上。从侧门踏出门槛去就是一片田垌。是日气温骤降，远处的一排老树在寒风中无助地摇摆着。

原本狭窄的厨房内，杂乱地堆满了生活用具，火塘里的柴火并不旺。屋内的光线实在是太过昏暗。我站起身，试图将那只挂在门头上供两个房间共用的灯泡挪一下，好让摄影机的光源稍为充足些。但是最终我放弃了这个举动，因为那条连接灯泡的电线上积满了灰尘，只轻轻触碰到便弄得尘埃满屋飞。而那盏同样被蒙上厚厚污垢的灯泡，估计只有 15 瓦，即便凑得再近也于事无补，它发出的光，是那么微弱。

这个屋里，显得格外冷清。

没有过多的寒暄，我们便在这烟雾缭绕的空间里架好机器，摆开阵势，询问老人的从军经历。不知是因为冰冻天气，还是原本就有些身体不适，谈话中老人显得有些憔悴，他的嘴唇和手指，一直在止不住地微微颤抖。在帮老人拍照的间隙，我问他当年是如何敬礼的，他立马来了精神，不仅详细讲解了敬礼分几种，每解说到一种的时候还都配以标准动作演示。那军姿，杠杠的。

我想，老人是否在那一刻搜寻到了模糊已久的记忆，是否听到了尘封心间的冲锋号角？

—

俺叫伍远值，是广西全州县文桥镇栗水村委庄屋村人，家里有四兄弟，俺排行老三。

民国二十七年（1938），国民党打日本人需要征兵，政策是“三丁抽两、五丁抽三”，俺们四兄弟都当了兵。俺们苦命，家里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借住在庄屋。俺的祖父、父亲都没有读过书，往上算家里祖上五辈都没有一人读过书，个个只字不识。

参军前，小弟和大哥结了婚，俺和老二还没有结婚。俺是30岁的时候才讨的老婆。

俺12月应征到县里，被送到柳州后分配到工兵二团（团长姓龚）三营九连（连长姓王）三排，当列兵。俺们在工兵团集训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在国军防御阵地负责挖山、挖战壕、掩体、爆破、架桥等工事。俺们也训练礼仪，比如敬礼。敬礼分室外军礼和室内鞠躬，还分持枪敬礼、扛枪敬礼、端枪敬礼和背枪敬礼。

工兵二团有蛮多人的，好多地方都有。俺们团隶属哪个军俺不晓得了，俺没读书记性也不好。广西的来宾县、宾阳县等地，俺们全县的黄沙河、山川、宜湘河一带都驻扎过工兵二团的人。俺们当时喊工二团。当时穿的军装是黄色军服、戴黄色军帽，冬天穿灰色大衣、戴灰色军帽，一年发四双鞋，两双胶鞋、两双布鞋，还有布袜子。

俺们那时候的军饷经常超支，一个月的军饷才一两块钱。俺们过年过节都是吃自己的，队伍没有钱，都是向上面借，这个月吃了，下个月扣。到前线打仗的时候，还需要农村老百姓支援，经常饱一餐饿一餐。别说吃肉，饭都吃不饱，上面规定要给俺们每人每月发25两糙米，实际每个月只给24两，扣下的那一两给厨房买碗筷、钵头、做灯油费，一年下来就是八月十五过一次节，平常都不过节。

俺们先是布防在柳州，1940年调防到了迁江，再后来又调防到宾阳，1941年调防到来宾。年末，俺从来宾回了全州老家。

## 二

1944年5月，日军到了湖南衡阳。广西也开始布防，（全州）6月开始征兵组建自卫队保护县府，成立了两个大队6个中队，俺被征到二大队第四中队一分队，队长姓王。当时俺们1000多人，有6个中队。

日军5月末到达衡阳，随后发动“长沙—衡阳”战役，到8月初，坚守了几十天的衡阳沦陷。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又向广西发起进攻，7月到达全州。



当时负责守卫全州的是中央军第九十三军，第九十三军的军纪很差，他们经常乱抢老百姓的东西。统帅部命令第九十三军“死守全县三个月”，可是，军长陈牧农竟然不战而逃，撤到兴安县大溶江一带，导致桂北门户打开，日军长驱直入，威逼桂林。第九十三军撤退前，销毁了存放在县城的大批弹药和粮食，连杜聿明的机械化第五军囤积在全州军备仓库里的军需物资，也被烧得一干二净。陈牧农被执行枪决，临死时问他有什么话要说，陈牧农说：“张长官（张发奎）害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陈牧农为什么弃守黄沙河？这里面的内幕很复杂，俺们这些兵仔也只是道听途说，到底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楚。听说，蒋介石原先不打算枪毙陈牧农的，但史迪威将军对蒋介石大发雷霆，说陈牧农临战逃亡，当军法从事！他们美国人冒着生命危险，派飞机翻越喜马拉雅山，给中国运来军事装备，竟让这猪猡烧了，可恨！蒋介石这才决定杀了陈牧农。

俺们自卫队后来疏散到界首有个叫做大源口的地方。10月里和日军打了一仗，又从大源口退到交川，后来在封门岭又与日军交了几次火。俺们在全县才湾、山川、五地、公婆岭、星子界等地也多次与日军发生小规模战斗，那段时间俺们也经常和九十四军、十三军、二十六军、二十军、七十九军的小股部队合作打日本鬼子，在天湖山区也打了很多次游击战。

10月中旬，俺们和九十三军下面一个通信排的人被鬼子撵到一个小山坳里，没过多久，追过来的鬼子越来越多，眼看负责断后的有些招架不住了，俺们就跟着九十三军的人一路往南拼命跑，一路上的人三三两两，东一个西一个，个个像失了魂的样子。通信排的排长讲，他们之前是奉命去山里执行任务，谁知上边的人接到撤退命令的时候，竟然忘了通知他们就顾自己往桂林方向去了，所以他们才会被鬼子撵上。

俺们到了桂林市区以后还没来得及歇脚，就被带到了象鼻山上，说是要俺们这些散兵参加桂林城防保卫战。

俺们被安排在象鼻山的阵地和第一三一师山炮连一起驻防。